

# 朝 圣

(巴西) 保罗·柯艾略 著  
符辰希 译



*O Diário De Um Mago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 朝 圣

(巴西) 保罗·柯艾略 著

符辰希 译



*O Diário De Um Mago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圣 / (巴西) 保罗·柯艾略著; 符辰希译. -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6  
ISBN 978-7-5302-1833-4

I . ①朝… II . ①保… ②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巴西—现代 IV . ①I77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815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8-2830

O DIÁRIO DE UM MAGO by Paulo Coelho

Copyright © 1987 by Paulo Coelho

<http://paulocoelhoblog.com/>

Thi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s with Sant Jordi Asociados Agencia Literaria S.L.U.,Barcelona,SPAIN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朝圣

CHAO SHENG

[巴西] 保罗·柯艾略 著

符辰希 译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 话 (010)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 
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7.75  
字 数 130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33-4  
定 价 45.00 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
[www.readinglife.com](http://www.readinglife.com)  
出 品

当我们踏上朝圣之路时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年少时的一大梦想。你就是我的巫师唐望，我在追寻超凡之境的道路上重温了卡斯塔尼达<sup>①</sup>不朽的传奇。

我千方百计想塑你为英雄，却通通被你断然回绝。我们的关系由此陷入紧张，直至我最终明白：超凡之境恰在凡人之路上。如今，这一领悟成为我人生的珍宝，将伴我终生，使我去面对一切。

我想与他人分享这一领悟，为此，谨以本书献给你，佩特鲁斯。

---

①卡洛斯·卡斯塔尼达（1925—1998），美国作家，以创作“唐望”系列作品著称于世。作品中的印第安巫师唐望重塑了他的信仰，并传授他原始巫术。（书中凡未标“原注”的，皆为译注。）

他们说：“主啊，请看！这里有  
两把剑。”耶稣说：“够了。”

《路加福音》22:38

目	1	开始之前
录	7	序幕
	11	抵达
	17	圣让－皮耶德波尔
	33	造物者与被造物
	48	残忍
	61	信使
	76	爱
	92	婚礼
	104	热忱
	117	死亡

- 136 个人恶习
- 140 征服
- 155 疯狂
- 176 命令与服从
- 196 传统
- 216 塞布雷罗山
- 239 尾声

## 开始之前

二十年后。

这里是法国南部某城，我正坐在一片花园里。

望着眼前的群山，我想起了二十年前，就在离脚下不远的地方，我曾徒步翻越崇山峻岭，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圣地亚哥朝圣之路。

现在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：一个午后，一杯咖啡，一瓶矿泉水，身边的人来来往往，音笑不绝——只是当时的场景是莱昂的平原，当地的语言是西班牙语。那时，我的生日快要到了，从圣让－皮耶德波尔出发也已有些时日，但通往圣地亚哥－德孔波斯特拉<sup>①</sup>的朝圣之路才刚刚走过一半。我向前望去，只有一片单调的景色，我的向导在一个仿佛凭空冒出

---

<sup>①</sup>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的首府，基督教朝圣胜地之一。相传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雅各，即圣地亚哥安葬于此。

的酒吧里喝着咖啡。我又向后看去，同样的景致，同样的单调，唯一的差别在于，来时的一路尘泥上有我的鞋底留下的脚印。但这是短暂的，夜幕降临之前，自会有风将那脚印抹去。一切在我眼里都极不真实。我在这里做什么？尽管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，这个问题依然萦绕在我心头。

我是在寻找一把剑，在完成拉姆教团的一种仪式。拉姆教团是天主教会下属的一个小型修会，致力于破解世界上的象征语言，除此之外，它没有任何秘密与玄幻之处。我在想，自己应该是被误导了。所谓灵魂探寻，不过是一件没有意义、缺乏逻辑的事情，或许我本该留在巴西，打理那些惯常打理的事务。我怀疑这场灵魂探寻中还存有多少诚意，要做的这一切太劳力伤神：我得寻找从未现身的神灵，在正确的时间准时祷告，走过陌生的路途，遵守各种清规戒律，还要接受一些在我看来荒诞不经的指令。

就是这样的，我在怀疑自己的诚意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佩特鲁斯始终说，这条路属于所有人，属于普天下的芸芸众生。这话让我深感失望。我曾以为，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能接近宇宙的本真，而我目前的所有努力，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脱颖而出。我以为，终有一天我会发现，许许多多的传说都是真的：在西藏真有一些神秘的土地，由智者统治；世上真有一种神奇的魔药，在缺乏好感的男女间催生出爱情；真有一些

仪式，能瞬间开启天堂的大门。

但佩特鲁斯告诉我的恰恰相反：并不存在什么上帝的选民。所有人都可以被选中，只要他们不自问“我在这里做什么”，而是下定决心，义无反顾，并释放出内心全部的激情。人只要满怀激情地奋斗，自然会找到天堂的大门，在真爱之中洗心革面，并寻得正途，接近上帝。正是这份激情，而非成千上万本经典著作，让我们与圣灵相连相通。那些所谓的“秘密仪式”或者“地下修会”并不能实现任何奇迹。只有你愿意相信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奇迹才会降临于你。总之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，关键是要决意完成自己的天命，而不是在什么“生命的奥秘”问题上绕圈子、做文章。

现在我来到了这里，通往圣地亚哥的路，才刚刚走过一半。

在遥远的一九八六年，莱昂的那个午后，我不会想到六七个月之后自己会写出一本书，记录下那番经历。当时，我的灵魂正经过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牧羊少年，他在寻找一份宝藏；一个名叫维罗妮卡的女人，她打算吞药自杀；还有一个叫派拉的姑娘，她来到彼德拉河畔，一边哭泣，一边写着日记。<sup>①</sup>那时我只知道自己惶惶终日，神经紧绷，跟佩特鲁斯交谈几句都很胆怯，因为我终于发现，自己已无法回归过去的生活

---

<sup>①</sup>以上情节出自作者的三部作品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《维罗妮卡决定去死》和《我坐在彼德拉河畔，哭泣》。

了——每月月底再也拿不到一笔不菲的收入，放弃了一份游刃有余的工作，也舍弃了心理上的安定感。即便如此，我仍需要改变，需要追随自己的梦想，尽管它在我看来有些幼稚，有些荒唐，而且难以实现。成为一个作家，这是我一直深藏心底的愿望，但我缺乏勇气开始写作。

佩特鲁斯喝完了咖啡和矿泉水让我去结账，好继续赶路，因为离下一座城市还有好几公里的路。人群依旧来来往往，音笑不绝，他们用眼角瞥着我们这两个已届中年的朝圣者，心里不免在想：世上怎么还会有这么奇怪的人，陈年旧俗已经作古，他们却总想活在过去。<sup>①</sup>此时气温应该在二十七摄氏度左右，已是傍晚时分，我开始第一千次地悄声问自己：我在这里做什么？

我真想有所改变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条朝圣之路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。我想要参透那些奥秘吗？我认为是的，但这条路却逐渐教我明白，并不存在任何奥秘，正如耶稣基督所言：掩盖的事，没有不露出来的；隐藏的事，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<sup>②</sup>总之，正在发生的一切与我期待的恰恰相反。

我们起身上路，一言不发地走着。我完全沉浸自己的

---

<sup>①</sup>在我朝圣的那一年中，仅有400人走完了圣地亚哥朝圣之路。而到1999年，据非官方记载，每天就有400人经过文中提及的那个酒吧。——原注

<sup>②</sup>《路加福音》12:2。

思考与不安中，而佩特鲁斯应该正惦记着他在米兰的那份工作——这是我猜的。他之所以来到这里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是屈于传统，可能他正盼着尽快结束此行，早点回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

那个下午剩余的时间里，我们就一直这样走着，没有只言片语的交流。那时还没有手机，也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。我们俩不得不朝夕相处，但又彼此保持距离。圣地亚哥就在前方，但我无从想象，这条路引我到达的并不仅仅是那里，还有其他许多地方。那天下午，在莱昂的平原上，我和佩特鲁斯都不知道，我也是在向米兰进发。米兰是佩特鲁斯的家乡，十年后我才抵达那里，带着一本叫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的书。我是在朝我的天命前进，我曾梦想过它多少回，又多少回将它否定。我也是在朝这座花园进发，二〇〇六年一月的这个下午，有一杯咖啡，一瓶矿泉水，有怡人的阳光，还有伊丽莎白写给我的一封信，她邀我为意大利语版的《朝圣》作一篇序。

我正向前进发，为了见证一本书在佩特鲁斯的祖国出版。书里讲的，是我重获新生的故事。

保罗·柯艾略  
于圣马丁，二〇〇六年一月



## 序 幕

“在神圣的‘拉姆’面前，请用双手抚摸生命之语，以获得力量，成为它在全世界的见证人！”

师父高举着我的新剑。篝火噼噼啪啪作响，这是好事，表明仪式可以继续。我跪下，开始用双手挖地。

那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的夜晚，马尔山脉的一座山峰上，离著名的阿古利亚斯-内格拉斯峰不远。在场的除了我和师父，还有我的妻子、一个徒弟和当地的一名向导，以及“传统”教团的一位代表。我们五个人，加上向导——他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，正在参加一个仪式。而我将通过这个仪式，被任命为“拉姆”教团的魔法师。

我挖了一个长而平的坑，然后两手抚地，郑重地念着仪式语。妻子走过来，将那把在数百次魔法中助我一臂之力的剑递给我，它已陪了我十多年。我将剑放入挖好的坑里，埋

上土，抚平。我想起了曾经的种种考验和所认知的一切，以及因这把剑见识的种种异象。如今，它将归于泥土，用剑身和剑柄反哺给它力量的大地。

师父走近，将新剑放在埋有旧剑的土地上，然后发出一道光环，将张开手臂的众人围在其中。光环并不太亮，与映在人们身上的黄澄澄的篝火火光相应和。接着，他抽出自己的剑，用剑尖轻触我的双肩和前额。

“以‘拉姆’的力量和爱，任命你从今日起为本教团终身师父和骑士。‘拉姆’（RAM），R 为严格，A 为爱，M 为仁慈；R 也为王国，A 为羔羊，M 为世界。<sup>①</sup>拿到剑后，万勿让剑久留在剑鞘中，因为它会生锈。但剑一出鞘，必要行善事、开新路、见敌血，否则不可回鞘。”

剑尖轻轻划破我前额。我无须沉默，无须掩饰所能，无须掩藏奇迹。我已经成为一名魔法师。

我伸手去拿我的新剑。是把钢剑，黑色剑鞘，暗红色木质剑柄。就在我手握剑鞘准备拿起它时，师父上前，狠狠踩住我的手指。我叫了一声，松开手。

光环消失，师父的脸在篝火的映照下讳莫如深。而我一脸茫然。

---

① 拉姆（RAM）是西班牙文“严格”（Rigor）、“爱”（Amor）和“仁慈”（Misericordia）三个词语的首字母大写，也是拉丁文“王国”（Regnum）、“羔羊”（Agnus）、“世界”（Mundi）三个词语的首字母大写。

师父冷漠地看看我，叫过我的妻子，将新剑交给了她。然后转身对我说：

“拿开你的手。‘传统’之路不属于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，属于所有人。你具有的力量分文不值，因为它不可与人共享。你应该拒绝此剑，剑才会交予你，因为你的心是纯洁的。我本担心你会在这崇高的一刻迷失，事情果然如此。因为贪婪，你得重新上路去寻剑。因为高傲，你得在纯朴之人中寻找。因为痴迷，你需要尽上全力，才能得到本该慷慨赐予之物。”

世界仿佛从我脚下消失了。我惶恐不堪地跪着，脑中毫无思绪。旧剑已归还大地，新剑尚未给我，我将像一个毫无力量、手无寸铁的人一样重新开始。在我接受天意任命的时刻，师父却狠狠踩着我的手指，将我带回人间。

向导熄了篝火，妻子将我扶起来。新剑在她手里，然而依据“传统”教团的规定，没有师父的允许，我不能碰它。向导举着灯笼，我们跟在身后，默默地穿过树林，来到停在山下小土路边的车子旁。

没有人道别。妻子将剑放进后备厢，开动了车子。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，我们之间只有沉默。

“别担心，”很久之后，妻子开口了，“你会重新得到它。”

我问师父和她说了一些什么。